

2023踏访新时代边关·高原驻训



雪后看雪。

编者按

西北向西，喀喇昆仑。这里四季寒冷，雪是岁月的常客。雪落的时候，风也吹得紧，一夜过后，高原一片苍茫。

眼下正是万物萌动的早春时节，阳光暖和了起来，远处的雪峰在阳光照耀下闪着银光，尽管风中还夹带着雪粒，但顽强的种子已然准备破土而出。

变化，也从这一刻开始。当雪山的向阳面汇聚更多的阳光，冰川便开始融化；当山风裹挟着暖意轻抚面庞，驻守高原的战士便开始期盼着更长的白天，更充足的氧气。

雪，是喀喇昆仑的灵动表情，象征着澄澈坚毅的品格。无论四季更迭，驻守高原的军人与一场场风雪不期而遇。他们说，守望高原，我们和

雪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。

初上高原，大学生士兵唐铎跟随着连队参与某项修筑任务。每次和母亲通电话，帐篷外面总在下雪。唐铎说，真想带一捧雪回家，给母亲看看他的“高原伙伴”。

在军嫂胡蕾看来，雪是浪漫的代名词。每每她的丈夫、副连长姚晨打来视频电话，手机中就会出现纷纷雪舞的景象。“你那里怎么天天下雪？”“下雪多浪漫啊，它们也知道我在和你、和女儿打电话呢。”“远隔千里，在这对夫妻心中，雪是他们彼此守护、守望团圆的见证。”

今天，就让我们走进喀喇昆仑高原，感受驻守这里的官兵对雪的丝丝眷恋、继续情缘。

边关风

行走高原，路在何方

■彭小明

边关原来没有路

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赶路，路盘旋山间，山巍峨绵亘。

巡逻车上按图索“路”，是行走高原必备技能。置身茫茫雪海，常有人问，路在何方，路为何名？有多高、多远、多艰险？是几纵、几横、几岔口？

狂风卷着雪粒，路牌被风雪湮没。汽车碾冰前进，驾驶员是位老高原：“高原的路，无名也有名。因为路的尽头，总有哨所，有坚守，有军人，这些无名的天路，也就有了相同的内涵。”

人在路上走，心在图上游。

或许因为大脑长时间缺氧，山的名字也难以记。这些“音近声似”的山名，似乎很容易混淆。索性不急于求成，安安稳稳坐在车里，望着窗外的山形地貌，一条条边防通道，自由自在的羊群……一路所见皆美。

踏过“风吹雪”“涎流冰”，路的尽头，一座哨所屹立山巅。攀上哨所，战士在寒风中站哨。“你的脸和手都冻红了，冷不冷？”“习惯了。”连续3次，战士劝我们离开风口。

战士叫管振弘，在哨所守了7年。“我陪你一起站10分钟岗吧。”笔者话音刚落，抬头就看到管振弘乌红的双眼噙满泪水。

风吹过哨位，旁边一块石头上，“英雄路”三个大字镌刻其上。

管振弘满怀豪情地介绍，从这里到哨楼的路，短程数百米，多达十道拐，每次爬坡上哨都是对体力、意志的考验，久而久之，便勒石记之为“英雄路”。

这本来是一条没有名字的路。如今，尽管军车挂上四驱，可以直达哨楼了，“英雄路”的名字已然刻进了官兵的灵魂血脉。

边关的路，不都是如此吗？

这些路是进藏先遣连走出来的，是革命先烈鲜血浸润过的，更是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用青春守出来的。边关原来没有路，军人用双脚走出来，便成了路；边关的路原本没有名，因为守望高原的英雄，就有了名。

高原的桥，常用与英雄有关的名字：红军桥、祥榕桥、樟丹桥、思远桥；还有以英雄的故乡来命名的两当桥、屏南桥、深河桥、延津桥。

一条条路，一座座桥，见证一代代军人万里赴戎机。今天，我们乘车通过高原的路、高原的桥，内心总会激荡一股英雄气。

家在北京的副连长杨勇，驻守高原多年。每次休假回家，他说，已经不习惯家乡的暖冬和繁华，不适应城市的节奏。藏南某哨所，终年浓雾笼罩，阳光难得一见，战士们说，守卫大好河山，阳光写在脸上，更照耀在心里。新兵第一次上高原，一位大学生士兵在发言中说：“没来过高原，不知道高原苦；没离开过家，不知道父子情深；没担当过责任，不知道成长须经千锤百炼……”

守望高原，英雄无悔。他们是儿子，是丈夫，是父亲，他们本可以与父母膝下承欢，与爱人牵手散步，但他们选择了坚守高原。多么平凡，又多么崇高，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。

迎风踏雪去凿冰

初春，雪山脚下的某边防哨所，寒风卷着雪粒吹来。

远处，10多名扛着白色袋子的战士，正排着队奋力前行。身旁的连队军医解释道，这是战士们凿冰归来——冰是他们的“战利品”。

原来，白色袋子里装的是冰块。带队的二级上士王斌，入伍已10多个年头，刚到哨所不久，老班长就告诉他一句话：凿冰为了取水，取水就得凿冰。

“饮用水是从山下运来的，其他用水就得靠凿冰解决。”连长赖秋才仁说，冬天距这里最近的自然水源也在百里开外，山高路远坑深，并且那里的水矿物质超标，所以我们只能就近凿冰化水，以解用水之需。

那天，当王斌带着新兵，携着铁镐和塑料袋往雪山脚下的冰河走去时，新兵们一脸茫然。他们不知道，夏天河水清澈无比，战士们从这里打水冲凉，好不惬意。新兵上山就是冬天了，凿冰是他们必须学会的技能。

显然，家在南方的新兵有点欢喜。几镐下去，冰块上就有了一堆冰碴，结果没得表扬反而挨了批。

凿冰不能使蛮力。戴上手套，这儿一镐那儿一锹，四方方的冰块就取了出来，像极了豆腐块。大家学着班长的样子，一会儿就满载而归。

融冰有两种办法。一种是放在电暖气片旁融化，需要大半天时间。另一种就是放进锅里煮水，一小时左右就能洗脸、刷牙、泡个热水脚。当然洗衣服也得靠冰融化的水，倒进洗衣机清洗，这是他们特有的“半自动洗衣”模式。

和洗漱用水一样，山下运来的饮用水也需要融冰。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天气，纯净水早已冻成冰块。炊事班做饭，先得融冰淘米，然后在开锅里煮到用手指能捏出来的软度后，再用高压锅压。洗菜最后一遍，也需要融化纯净水。

凿冰和融冰，成为这个哨所官兵的一项任务。每年千里冰封时，他们每天都要凿一次冰。而被他们凿开的冰河，待到雪山融化，又将恢复如初，川流不息。

原来，在高原有些路未必是有形的。那是英雄的边防战士，在艰辛中闯出来的一条条生路。

春天，到喀喇昆仑来看雪

■本报特约记者 李康 通讯员 杨鑫 卢静



图①：大学生士兵唐铎和他种的花；图②：战士柯青松（中）为战友拍照；图③：姚晨和家人视频连线；图④：黄永吉（中）和战友一起看自己参加比武的视频。

奥翔摄

的地，一下车，他就被眼前的风景吸引：雪山晶莹澄澈；荒野上的土拨鼠筑窝安家，一副安详闲适的神态；鹰隼在头顶盘旋，俯视着广袤的雪原……一级上士张亚告诉他，此刻的美好，此地的祥和，和我们的守护密不可分。第一次，他感受到作为军人的自豪。

家在广东的唐铎，是家中独子。在父母的鼓励下，唐铎在大二那年参军入伍，立志成为军营里的“真正男子汉”。但是，他没想到自己会被分配到边疆部队，更没想到会到海拔如此之高的地方驻训。初登高原的日子，唐铎一度迷茫于自己当初的选择。

又一个雪天，唐铎拿起电话打给母亲，听着母亲细心地叮嘱，心里的委屈如鲠在喉。挂上电话，他一个人躲在帐篷里抹眼泪，午饭也没吃两口。

这一切，都被班长张亚看在眼里。

张亚很喜欢唐铎这个爱笑的大学士兵。他的到来，就像一抹阳光照进了高原。作为班长，他觉得有责任把唐铎的思想工作做通：“让他留下来，继续做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，也让他接受风雪历练。”

这天，似乎不经意间，张亚给唐铎讲起了自己的新兵经历。那时候，驻训地的生活条件、保障水平和现在没法比，但每个人胸中都涌动热血。驻训第一天，他们就接到了在高原险要地段架桥的任务，官兵们纷纷在请战书上签名。面对硬骨头，身为工程兵的他们，无一人退缩无一人叫苦，以最短时间完成任务，让“天堑变通途”。

一样都是青春年纪，谁不想拼出一番天地。“无畏的决心，顽强的毅力，在高原就是最强的战斗力。”张亚这样鼓励唐铎，如今时代不同了，作为年轻一代，上了高原就要担当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。

那一夜，唐铎做了一个梦。梦里，他被困在一汪海水中挣扎，双手挥舞想要抓住什么，随时面临着沉下去的危险。直到他突然领悟，身边没有人，也没有救生圈，他才开始调整心态，有规律地划水，保存体力，直到一艘船出现在天际。

“一个人若是自我放弃，那么再也没有谁可以救得了你！”醒来后，唐铎走出帐篷，看着一夜被雪覆盖的远山，他忽然“觉醒”了：在困难面前，不放弃自己才是真正的坚强。从今天起，不再抵触高原，不再畏惧风雪，像班长说的那样，勇敢扛起自己肩上的责任。

有了勇气，困难也就不再是困难。唐铎把专业书放在床边，没事就学，闲下来就练，有不懂的就请教班长，一座座理论知识与实践技术的“大山”，都被他“扛”了下来。

一年过去了，唐铎比以前更喜欢看雪。无数个日子，他都是在北风呼啸声中，在雪花簌簌掉落声中，挑灯夜读。

去年夏天，上级突击考核急造桥课目，他凭借过硬专业技术，独立完成任务，成为首位独立完成造桥任务的新兵。

那晚又下雪了。每次下雪时，仿佛都在提醒唐铎，给母亲打电话：“妈妈，我今天考核成绩又提高了……”向家人报告喜讯，总是在下雪天。那天，他对母亲说：“您已经见过我们这里3个季节的雪，等到春雪到来时，我再给您拍一张最美的照片。”

励志

没有谁生而勇敢，只因选择而无畏

手指滑过手机屏幕，微信朋友圈里，女兵董倩华拍下的一张张雪景照片，每一张都有故事。

这个在云南玉溪长大的姑娘，入伍前很少见到雪。每次下雪，她都要站在雪里抬头仰望天空。

董倩华曾读过一篇网文说，世界上的雪花各不相同，每一片形态都不一样。“活出精彩，不留遗憾，我们就是那一片片多姿多彩的雪花。”这个新颖的观点，成了她在连队组织的主题演讲中的“金句”。

不娇气，能吃苦，这是22岁的下士董倩华，给战友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。“我也不是不娇气，是觉得时间紧迫。要提高个人本领技能，在高原驻训的几个月怎能不抓紧呢？”董倩华说。

立春过后，戈壁滩覆盖的“雪被”更厚了。身着雪地服，趴在冰冷的雪窝，她闪烁的眸子紧紧盯着远处的目标。碎雪被寒风吹进嘴里，她伸出舌尖“咂了咂”，一股清甜充斥口腔。

董倩华觉得很兴奋。不同于其他女兵狙击手，她觉得在雪里匍匐得越久，意志才越能得到磨砺——倘若现在能在雪里趴1个小时，当任务来临时，我们就可以在雪里趴得更久。

一次，董倩华看了一部战争题材电影，狙击手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，让她由衷钦佩。以后每次户外训练，要是小妹妹有谁闹情绪，她就会让她看一看那部电影，以此激励战友攻坚克难。

作为狙击手，女兵和男兵没什么两样，都要练就各种环境下一击毙敌的本领。但是在高原雪地上练狙击，即使是男狙击手，面前也横亘着一个个难攻的“山头”。

跑一个来回，大脑就缺氧，视线模糊；趴在地上卧姿训练，双腿一会儿就冻得没了知觉；脱下手套，手指刚一触碰冰冷的枪身，就被紧紧地冻在一起……调整呼吸、等待时机，每一次训练都要裹挟不舍；目测角度，锁定目标、扣动扳机，每一

个动作都要放松而精准。

“高原的雪是甜的。”这是董倩华在微信朋友圈的签名，也是她对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：只有尝过雪中训练的苦，才能体会到生命的甜。

班长告诉董倩华，还要提高射击精度和准确度。

在班长帮助下，她开始练习用针头穿大米。刚开始，她的手被扎出了血，但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多，一些动作渐渐成为“肌肉记忆”，手上的伤口也越来越少。

“不能只练，不总结规律。”去年开始，每打完一组弹，她都要仔细研究弹着点的分布情况，渐渐地，直中靶心的次数越来越多。

那天周末，朋友圈里好不热闹，董倩华的朋友圈迎来一众好友的“围观”。

“高原上迎来了第16场雪，雪花陪我练本领。我的手肘和膝盖，一共有26块淤青，最大的一块，直径有6厘米，‘六六大顺’，这是个好兆头哦。”

以雪励志，团里不少官兵都像董倩华一样。

新装备下连，去年最冷的时候，上士张明扬和战友一起受领了新装备列装的任务。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驾驶室，呵气成冰，为了方便操作演示，张明扬脱掉手套，用双手调整仪器。

气温太低，他的手瞬间就黏在“铁疙瘩”上。张明扬把这件事告诉妻子，妻子心疼得“大呼小叫”，他开玩笑说：“特别冷的地方，伤口根本就不觉得疼。”

今年春节过后，张明扬跟连长反复请求，带队参加合成营演练。用上了新装备，他带领战友完成了桥梁架桥任务。

“没有谁生而勇敢，只因选择而无畏。”那天，张明扬给妻子发了3张照片——一张是装备形成战斗力考核结束后，他和战友的合影；一张是他的手受伤时，战友们帮他包扎的情景；还有一张是他站在雪里，眺望远方的群山。

追梦

对于一个勤勉的人来说，梦想并不遥远

冰天雪地，一辆新式轮式冲击桥车飞奔奔驰。车稳稳，人员下车，展开架桥作业。几分钟后，一座冲击桥横跨山谷两侧。

这一幕出现在电视节目中，上等兵黄永吉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。他的耳边，再次传来那天多兵种协同训练场上，装备合练发出的轰鸣声。

置身火热比武场，作为桥车驾驶员，黄永吉拼搏的样子，在镜头中一

闪而过。看到自己的那一刻，他激动不已。

手指滑动屏幕，将画面放大，再缩小，3分钟的视频被他“回放”了六七遍——最后，黄永吉才把有自己镜头的画面截图，又把截图、视频链接一起发到了“家庭群聊”中。

“家人们，我上电视了！”一句话，激起千层浪。

手机那头的亲人们，纷纷为黄永吉点赞。黄永吉的父母，更是开心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

那年3月，正在谈大一的黄永吉，怀揣着“让父母为自己骄傲”的梦想，参军入伍。高原驻训，体形偏瘦的黄永吉很不适应，他逼着自己每顿饭都要多吃一碗饭；3公里跑，他背着全装还要顶着风跑；力量训练，他练到力竭才肯休息。

对于一个勤勉的人来说，梦想并不遥远。“班长，这次架桥我想自己试一试！”在高原训练，黄永吉总想突破极限。

这看似勇敢的要求，在班长、一级上士彭龙眼中却略显鲁莽。即便如此，这位老兵仍然对黄永吉这位新战友给予高度肯定：“很聪明，自律，目标明确，也知道该怎么努力。”

懂得向目标奋斗的人，在海拔4500多米的高原上还有不少。

“当你穿越了风雪，就不再是从前那个自己。”新排长王昕元初上高原，感觉自己就像是“一条被扔上岸的鱼”——别谈追逐目标了，他都没信心继续在这里待下去。

去年9月，王昕元从陆军工程大学毕业。但从课堂到一线阵地，隔着理论与实践的重重关口，如何能更精准地保障部队“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”，曾是学校教授留给他的思考题。如今上了高原，这也成为他的必答题。

“迷失了目标，不如先跑起来。跑着跑着，新的梦想或许会清晰地出现在你面前。”翻开王昕元随身携带的笔记本，上面写满了不同海拔、天候的气象水文、地形地貌等数据。被问及搜集这些数据的原因，王昕元兴奋地说：“一手的数据，才能得出最有效的结论。”

一年多的时间里，王昕元随队执行了10余次伴路修筑任务。如今，他已经能熟练指挥操作挖掘机、冲击桥等工程作业车，完成道路保障任务。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，“梦想不分远近，再远的梦想也要勇敢地迈出最近的那一步——这就是我的成长动态。”

夜里，寒风呼啸，大雪袭来。翌日，官兵们响亮的口号声叫醒了冬日的清晨。雪原莽莽，一轮金色朝阳从雪山之巅一跃而起，耀眼的光芒洒向大地，给训练的官兵们也镀上了一层黄灿灿的金光。